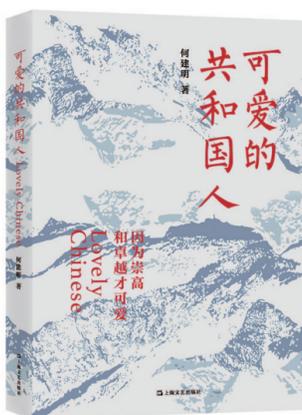


创作谈

他们，因崇高和卓越而可爱

——我为什么写《可爱的共和国人》

何建明



▲《可爱的共和国人》致敬新时代的奋斗者们。(上海文艺出版社供图)

▲港珠澳大桥等中国重大工程的背后，凝聚着一线建设者的默默付出，汇成了一曲信念、意志和拼搏的颂歌。(漓江出版社供图)

■本报记者 许畅

伟大的梦想需要千千万万的奋斗者，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新时代，执着坚守、奋力逐梦的人们都有机会成为“自己的英雄”“时代的英雄”。继《浦东史诗》后，当代报告文学领军人物、著名作家何建明再推纪实文学著作《可爱的共和国人》，描摹70年来深耕时代沃土、在一线兢兢业业付出奉献的“最美奋斗者”群像。新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将在明天开幕的2019上海书展上亮相，献礼新中国七十华诞。

如果说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和光辉成就如同一部壮丽的史诗，那么一代代华夏儿女就是这部史诗共同的谱写者，他们的奋斗精神和爱国情怀，正是这部史诗里最感人肺腑的篇章。《可爱的共和国人》将文学聚光灯投向70年来祖国大地涌现出的多位时代楷模、行业标兵、爱国典范，他们当中既有为祖国建设发展矢志奋斗的耕耘者，也有用干劲、闯劲、钻劲改变命运、鼓舞更多人的大国工匠，还有不畏风险、迎难而上的“凡人英雄”们，一个个感人故事串起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的生动画卷。

比如，何建明写到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设计师林鸣时，没有回避新一代建设者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与层层压力，而是以令人信服的笔触勾勒出奋斗之旅的曲折与艰

《可爱的共和国人》将亮相上海书展，献礼新中国七十华诞 致敬奋斗者，以纪实文学书写感人篇章

难。书里有细节，在外伶仃洋的大海深处，要建筑一条全封闭的海底隧道，让日通5000余艘船只的繁忙航道正常行驶和保护区内白豚仍自由游弋，林鸣和建设者们遇到了两难挑战：如果选择世界上惯用的抛石填海法，一则将惊扰和破坏中华白海豚保护区，二则不会少于三年的工期。“两者皆不可取！”林鸣果断决定另找办法，可在辽阔大海上有办法快速“圈”出一个可以保证坚固的“岛”来呢？业界有人冷嘲热讽“痴心妄想吧！”但最终林鸣带领筑岛团队再度刷新“世界纪录”，那些曾经抱有极大怀疑态度的外国专家开始叹服起来，甚至说：林鸣创造的钢圆筒快速围岛方法，“掀开了海洋造岛的一个新时代。”

新时代肩负新使命，新使命呼唤新作为。书中这群“可爱的共和国人”身上，有一种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炽烈情感与大智大仁，他们将个人价值融入时代跳动的脉搏。“踏上塞拉利昂土地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进入了战斗状态，除了睡觉，几乎没有一分钟是在闲着。其实睡觉时还常常想着如何与这个国家的卫生部门和医疗机构合作抗击埃博拉。”冒着生命危险去非洲援助抗击埃博拉，这是何建明作为作家中的劳动模范，说他著作等身，一点儿都不是虚话。他笔耕勤奋，从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出版报告文学作品50余部。上一部纪实长篇《浦东史诗》正是关于上海浦东的改革开放史，既有史志的壮阔，同时又不失优美的诗意。评论家李朝全认为，经年累月报告文学的创作和出版，构成了何建明文学人生一个又一个的台阶，因为“每一部作品都深切呼应着时代的伟大召唤”，所以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和感染力，有着深刻的社会反响。

难发现无私与善良、无畏与勇敢就在我们自己身边，平凡和伟大之间没有绝对界限，把本职工作做好，把小事做好就是不平凡。

“何建明是作家中的劳动模范，说他著作等身，一点儿都不是虚话。他笔耕勤奋，从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出版报告文学作品50余部。上一部纪实长篇《浦东史诗》正是关于上海浦东的改革开放史，既有史志的壮阔，同时又不失优美的诗意。”评论家李朝全认为，经年累月报告文学的创作和出版，构成了何建明文学人生一个又一个的台阶，因为“每一部作品都深切呼应着时代的伟大召唤”，所以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和感染力，有着深刻的社会反响。



“画而优则文”的蒋彝，被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盛赞“才华迷人” 李白和波德莱尔在他的笔下相遇

■本报记者 柳青

80多年前，能写擅画的蒋彝在伦敦出版《湖区画记》时，不会想到他用英语写给西方读者的这些文章，有一天会回译到中国。《日本画记》《巴黎画记》《旧金山画记》陆续翻译出版，陈子善教授见这些书被归入“画册”或“游记”，觉得“出口转内销”的蒋彝被低估了：“20世纪能用双语写作的中国作家里，蒋彝的影响力堪比林语堂。他在英国文化圈地位很高，他和老舍在伦敦的故居，都是被英国人挂牌的纪念地。”

蒋彝在1933年离开家乡九江，赴伦敦游学。他没有受过科班的绘画训练，启蒙来自旁观父亲画扇面。年少时，名画师孙墨干给他的堂兄弟没学出名堂，蒋彝却学到了扎实的基本功，15岁时能画罗汉观音，引得家乡的很多僧人上门求画。初抵伦敦，蒋彝学的是化学，没想到第二年，在一次植物主题的画展中，他画的背景成为“中国代言人”。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苏东坡》等作品，是对中国文化的“祛魅”，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与此同时，英语世界的人们也会好奇“中国人怎样看待西方”，蒋彝的写作呼应了这部分的诉求。

蒋彝出版第一本《湖区画记》时，给自己取了名号“哑行者”，英语“silent traveller”直译是“沉默的旅人”，“哑”或“沉默”并非因为语言不通，更多是强调作者来自于异文化的身份。湖区被视为英国诗人的后花园和文学的摇篮，蒋彝以“中国身份”和“异乡异客”的

视角打量英国风物，这种反差让当时的英国读者大感新鲜。《湖区画记》之后，《伦敦画记》《牛津画记》《爱丁堡画记》《都柏林画记》……每本都成超级畅销书。蒋彝的特殊在于他以年少时积累的国学素养在西方的语境里创造了一种新鲜的表达方式。他的“画记”图文并茂，画是国画的底子，用中国山水的笔法画遍英国的乡间风景和巴黎的风华，让欧洲人觉得熟悉的风景熏染了异域风情。并且，他的旧诗造诣很好，兼写得一手好字，他用隶书小楷写就的一首首七绝，在西方读者眼里是另一种形式的“中国画”，自带中西合璧的风流。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盛赞蒋彝“才华迷人”，因为“他能透过中国之眼看英国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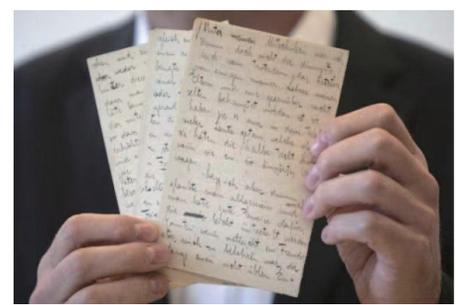
蒋彝始终在创作中坚持“中国身份”，贡布里希形容的“中国之眼”也是恰如其分，但蒋彝摆渡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写作，既不试图把异邦文化奇观化，更不把东方底色的“自我”奇观化。他把联想和迁移的艺术想象力，化作不同文化之间珍贵的共情。当他欣赏巴黎多非内街的红墙旧屋时，写到那妮尼夫人成为元师夫人前，曾是塞纳河畔洗衣女，这个法国洗衣姑娘的故事牵扯出2500年前中国战国时西施浣纱的传奇。因为圣路易岛上的彩虹，李白和波德莱尔在他的笔下相遇。他在塔玛佩斯山顶远眺湾区夜景时，看到黑暗包围着漂浮的霓虹灯彩，笔锋一转：“这不会不是四大天王率领着手握火炬的扈从，列队缓缓越过大海。”“这景色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所有的灯光于黑暗中去，勾起我的乡愁，让我忆起自己与父亲在孟兰盆节之夜登上故乡的山丘。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我一直漂泊海外，将来是否有莲花灯指引我回到生身之地？”

一次又一次，蒋彝用他的画笔和文字，让宛如平行宇宙的历史事件和文化时空相遇，它们之间不存在优胜劣汰，而是普遍的“人”所分享的记忆。他曾引用波斯诗人哈菲兹的诗：“世界自然是我的家，不同的人给我不同的果实，使我的人生得以升华。”这是蒋彝追求的写作境界，也让他的作品值得今天的读者“再发现”。

▲《巴黎画记》
蒋彝绘制《亚历山大三世桥上的夕阳》
(均出版社供图)

▲《日本画记》
▲《旧金山画记》

海外视点



卡夫卡生前曾向挚友马克斯·勃罗德提出烧毁其所有手稿的请求，但勃罗德并未履约。(资料照片)

以色列国家图书馆 将数字化卡夫卡遗稿

■本报记者 王筱丽

以色列国家图书馆近日收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先驱之一弗拉兹·卡夫卡手稿的最后部分，并计划将其上传至网络。这也标志着自2016年以色列获得卡夫卡遗稿所有权后，近三年的追回工作暂告段落。据悉，该档案包括了卡夫卡短篇小说《乡村婚礼的筹备》的三份草稿，一本作者学习希伯来语的练习本以及百余份私人信件和旅行随笔。

“最亲爱的马克斯，我对你最后的请求是：凡是我留下的所有物品，日记也好，手稿也好，信件（别人和自己的）也好，草稿也好，如此等等，毫无保留地，读也不必读，请全部烧毁。”在1924年因肺结核去世前，卡夫卡曾向挚友马克斯·勃罗德提出这样的请求。

不过，此后勃罗德未遵循卡夫卡的遗愿，作为卡夫卡作品唯一的拥有者，他积极推动卡夫卡遗著的出版工作。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卡夫卡著作六卷集，50年代出版了九卷全集。勃罗德曾解释称：“如果卡夫卡真想烧掉所有手稿，就应该交由其他人去完成——他知道我不会那样做。”

勃罗德1968年去世后，他将手稿交给了秘书埃斯特·霍夫。以色列国家图书馆此次获得的档案此前正是由霍夫的两个女儿持有。“有些手稿是被大案熟知的，有些却从未面世，而这些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馆长斯特凡·利特表示，“凡是我们拥有的卡夫卡手稿都会被数字化，面向全世界的读者开放。”今年年底，图书馆计划将数字化其中的一部分。

卡夫卡1883年出生在布拉格的犹太商人家庭，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著有《审判》《城堡》《变形记》等小说。